

阮籍集

卷一

咏怀诗 三首

其一

天地絪縕，元精代序。清阳曜灵，和风容与。明日映天，甘露被宇。蓊郁高松，猗那长楚。草虫哀鸣，鸬鹚振羽。感时兴思，企首延伫。于赫帝朝，伊衡作辅。才非允文，器非经武。适彼沅湘，托分渔父。优哉！游哉！爰居爰处。

其二

月明星稀，天高气寒。桂旗翠旌，佩玉鸣鸾。濯缨醴泉，被服蕙兰。思从二女，适彼湘沅。灵幽听微，谁观玉颜？灼灼春华，绿叶含丹。日月逝矣，惜尔华繁！

其三

清风肃肃，修夜漫漫。啸歌伤怀，独寐寤言。临觞拊膺，对食忘餐。世无萱草，令我哀叹。鸣鸟求友，《谷风》刺愆。重华登庸，帝命凯元。鲍子倾盖，仲父佐桓。回滨嗟虞，敢不希颜！志存明规，匪慕弹冠。我心伊何？其芳若兰。

咏怀 八十二首

其一

夜中不能寐，起坐弹鸣琴。薄帷鉴明月，清风吹我襟。孤鸿号外野，翔鸟鸣北林。徘徊将何见，忧思独伤心。

其二

二妃游江滨，逍遥从风翔。交甫解佩环，婉娈有芬芳。猗靡情欢爱，千载不相忘。倾城迷下蔡，容好结中肠。感激生忧思，萱草树兰房。膏沐为谁施，其雨怨朝阳。如何金石交，一旦更离伤。

其三

嘉树下成蹊，东园桃与李。秋风吹飞藿，零落从此始。繁华有憔悴，堂上生荆杞。驱马舍之去，去上西山趾；一身不自保，何况恋妻子！凝霜被野草，岁暮亦云已。

其四

天马出西北，由来从东道。春秋非有托，富贵焉常保。清露被皋兰，凝霜沾野草。朝为媚少年，夕暮成丑老。自非王子晋，谁能常美好。

其五

平生少年时，轻薄好弦歌。西游咸阳中，赵李相经过。娱乐未终极，白日

忽蹉跎。驱马复来归，反顾望三河。黄金百镒尽，资用常苦多。北临太行道，失路将如何！

其六

昔闻东陵瓜，近在青门外。连畛距阡陌，子母相钩带。五色曜朝日，嘉宾四面会。膏火自煎熬，多财为患害。布衣可终身，宠禄岂足赖。

其七

炎暑惟兹夏，三旬将欲移。芳树垂绿叶，青云自逶迤。四时更代谢，日月递参差。徘徊空堂上，怵怛莫我知。愿卒欢好，不见悲别离。

其八

灼灼西墺日，余光照我衣。回风吹四壁，寒鸟相因依。周周尚衔羽，蛩蛩亦念饥。如何当路子，磬折忘所归！岂为夸誉名，憔悴使心悲。宁与燕雀翔，不随黄鹄飞。黄鹄游四海，中路将安归？

其九

步出上东门，北望首阳岑。下有采薇士，上有嘉树林。良辰在何许？凝霜沾衣襟。寒风振山冈，玄云起重阴。鸣雁飞南征，鸚发哀音。素质游商声，凄怆伤我心。

其十

北里多奇舞，濮上有微音。轻薄闲游子，俯仰乍浮沉。快捷方式从狭路，僂俛趋荒淫，焉见王子乔，乘云翔邓林。独有延年术，可以慰我心。

其十一

湛湛长江水，上有枫树林。皋兰被径路，青骊逝骎骎。远望令人悲，春气感我心。三楚多秀士，朝云进荒淫。朱华振芬芳，高蔡相追寻。一为黄雀哀，泪下谁能禁？

其十二

昔日繁华子，安陵与龙阳。夭夭桃李花，灼灼有辉光。悦怿若九春，磬折似秋霜。流盼发娉媚，言笑吐芬芳。携手等欢爱，夙昔同衾裳。愿为双飞鸟，比翼共翱翔。丹青着明誓，永世不相忘。

其十三

登高临四野，北望青山阿。松柏翳冈岑，飞鸟鸣相过。感慨怀辛酸，怨毒常苦多。李公悲东门，苏子狭三河。求仁自得仁，岂复叹咨嗟？

其十四

开秋兆凉气，蟋蟀鸣床帷。感物怀殷忧，悄悄令心悲。多言焉所告，繁辞将诉谁！微风吹罗袂，明月耀清晖。晨鸡鸣高树，命驾起旋归。

其十五

昔年十四五，志尚好书诗。被褐怀珠玉，颜闵相与期。开轩临四野，登高望所思。丘墓蔽山冈，万代同一时。千秋万岁后，荣名安所之！乃悟羨门子，嗷嗷令自嗤。

其十六

徘徊蓬池上，还顾望大梁。绿水扬洪波，旷野莽茫茫。走兽交横驰，飞鸟相随翔。是时鹑火中，日月正相望。朔风厉严寒，阴气下微霜。羁旅无俦匹，俯仰怀哀伤。小人计其功，君子道其常。岂惜终憔悴，咏言着斯章。

其十七

独坐空堂上，谁可与欢者！出门临永路，不见行车马。登高望九州，悠悠分旷野。孤鸟西北飞，离兽东南下。日暮思亲友，晤言用自写。

其十八

悬车在西南，羲和将欲倾。流光耀四海，忽忽至夕冥。朝为咸池晖，蒙汜受其荣。岂知穷达士，一死不再生。视彼桃李花，谁能久荧荧！君子在何许？叹息未合并，瞻仰景山松，可以慰吾情。

其十九

西方有佳人，皎若白日光。被服纤罗衣，左右佩双璜。修容耀姿美，顺风振微芳。登高眺所思，举袂当朝阳。寄颜云霄闲，挥袖凌虚翔。飘飘恍惚中，流眄顾我傍。悦怿未交接，晤言用感伤。

其二十

杨朱泣歧路，墨子悲染丝。揖让长离别，飘飘难与期。岂徒燕婉情，存亡诚有之。萧索人所悲，祸衅不可辞。赵女媚中山，谦柔愈见欺。嗟嗟涂上士，何用自保持？

其二十一

于心怀寸阴，羲阳将欲冥。挥袂抚长剑，仰观浮云征。云间有玄鹤，抗志扬哀声。一飞冲青天，旷世不再鸣。岂与鹑鷄游，连翩戏中庭。

其二十二

夏后乘云舆，夸父为邓林。存亡从变化，日月有浮沉。凤皇鸣参差，伶伦发其音。王子好箫管，世世相追寻。谁言不可见，青鸟明我心。

其二十三

东南有射山，汾水出其阳。六龙服气舆，云盖切天纲。仙者四五人，逍遥晏兰房。寢息一纯和，呼成露霜。沐浴丹渊中，照耀日月光。岂安通灵台，游瀆去高翔。

其二十四

殷忧令志结，怵惕常若惊。逍遥未终晏，朱阳忽西倾。蟋蟀在户，蟋蟀鸣

中庭。心肠未相好，谁云亮我情。愿为云间鸟，千里一哀鸣。三芝延瀛洲，远游可长生。

其二十五

拔剑临白刃，安能相中伤。但畏工言子，称我三江旁。飞泉流玉山，悬车栖扶桑。日月径千里，素风发微霜。势路有穷达，咨嗟安可长。

其二十六

朝登洪坡颠，日夕望西山。荆棘被原野，群鸟飞翩翩。鸾鹭时栖宿，性命有自然。建木谁能近，射干复婵娟。不见林中葛，延蔓相勾连。

其二十七

周郑天下交，街术当三河。妖冶闲都子，焕耀何芬葩。玄发发朱颜，睇眄有光华。倾城思一顾，遗视来相夸。愿为三春游，朝阳忽蹉跎。盛衰在须臾，离别将如何。

其二十八

若花耀四海，扶桑翳瀛洲。日月经天涂，明暗不相雠。严达自有常，得失又何求。岂效路上童，携手共遨游。阴阳有变化，谁云沉不浮，朱鳖跃飞泉，夜飞过吴洲。俛仰运天地，再抚四海流。系累名利场，驽骏同一辀。岂若遗耳目，升遐去殷忧。

其二十九

昔余游大梁，登于黄华颠。共工宅玄冥，高台造青天。幽荒邈悠悠，凄怆怀所怜。所怜者谁子？明察自照妍。应龙沈冀州，妖女不得眠。肆侈陵世俗，岂云永厥年！

其三十

驱车出门去，意欲远征行。征行安所如？背弃夸与名。夸名不在己，但愿适中情。单帷蔽皎日，高榭隔微声。谗邪使交疏，浮云令昼冥。嫵婉同衣裳，一顾倾人城。从容在一时，繁华不再荣。晨朝奄复暮，不见所欢形。黄鸟东南飞，寄言谢友生。

其三十一

驾言发魏都，南向望吹台。箫管有遗音，梁王安在哉！战士食糟糠，贤者处蒿莱。歌舞曲未终，秦兵已复来。夹林非吾有，朱宫生尘埃。军败华阳下，身竟为土灰！

其三十二

朝阳不再盛，白日忽西幽。去此若俯仰，如何似九秋，人生若尘露，天道邈悠悠。齐景升丘山，涕泗纷交流。孔圣临长川，惜逝忽若浮。去者余不及，来者吾不留。愿登太华山，上与松子游。渔父知世患，乘流泛轻舟。

其三十三

一日复一夕，一夕复一朝。颜色改平常，精神自损消。胸中怀汤火，变化故相招。万事无穷极，知谋苦不饶。但恐须臾间，魂气随风飘。终身履薄冰，谁知我心焦！

其三十四

一日复一朝，一昏复一晨。容色改平常，精神自飘沦。临觞多哀楚，思我故时人。对酒不能言，凄怆怀酸辛。愿耕东皋阳，谁与守其真？愁苦在一时，高行伤微身。曲直何所为？龙蛇为我邻。

其三十五

世务何缤纷，人道苦不遑。壮年以时逝，朝露待太阳。愿揽羲和辔，白日不移光。天阶路殊绝，云汉邈无梁。濯发眙谷滨，远游昆岳傍。登彼列仙岵，采此秋兰芳。时路乌足争，太极可翱翔。

其三十六

谁言万事艰，逍遥可终生。临堂翳华树，悠悠念无形。彷徨思亲友，倏忽复至冥。寄言东飞鸟，可用慰我情。

其三十七

嘉时在今辰，零雨洒尘埃。临路望所思，日夕复不来。人情有感慨，荡漾焉能排。挥涕怀哀伤，辛酸谁语哉！

其三十八

炎光延万里，洪川荡湍濑。弯弓挂扶桑，长剑倚天外。泰山成砥砺，黄河为裳带。视彼庄周子，荣枯何足赖。捐身弃中野，乌鸢作患害。岂若雄杰士，功名从此大。

其三十九

壮士何慷慨，志欲威八荒。驱车远行役，受命念自忘。良弓挟乌号，明甲有精光。临难不顾生，身死魂飞扬。岂为全躯士？效命争战场。忠为百世荣，义使令名彰。垂声谢后世，气节故有常。

其四十

混元生两仪，四象运衡玑。曷日布炎精，素月垂景辉。晷度有昭回，哀哉人命微！飘若风尘逝，忽若庆云晞。修龄适余愿，光宠非己威。安期步天路，松子与世违。焉得凌霄翼，飘飏登云湄。嗟哉尼父志！何为居九夷！

其四十一

天网弥四野，六翮掩不舒。随波纷纶客，泛泛若浮鳧。生命无期度，朝夕有不虞。列仙停修龄，养志在冲虚。飘飘云日间，邈与世路殊。荣名非己宝，声色焉足娱。采药无旋返，神仙志不符。逼此良可惑，令我久踟躇。

其四十二

王业须良辅，建功俟英雄。元凯康哉美，多士颂声隆。阴阳有舛错，日月不常融。天时有否泰，人事多盈冲。园绮遯南岳，伯阳隐西戎。保身念道真，宠耀焉足崇。人谁不善始，?能克厥终。休哉上世士，万载垂清风!

其四十三

鸿鹄相随飞，飞飞适荒裔。双翮临长风，须臾万里逝。朝餐琅玕实，夕宿丹山际。抗身青云中，网罗孰能制?岂与乡曲士，携手共言誓。

其四十四

俦物终始殊，修短各异方。琅玕生高山，芝英耀朱堂。荧荧桃李花，成蹊将夭伤。焉敢希千术，三春表微光。自非凌风树，憔悴乌有常。

其四十五

幽兰不可佩，朱草为谁荣?修竹隐山阴，射干临增城。葛藟延幽谷，瓜瓞生。乐极消灵神，哀深伤人情。竟知忧无益，岂若归太清!

其四十六

鸞鹄飞桑榆，海鸟运天地。岂不识宏大，羽翼不相宜。招摇安可翔，不若栖树枝。下集蓬艾间，上游园圃篱。但尔亦自足，用子为追随。

其四十七

生命辰安在，忧戚涕沾襟。高鸟翔山冈，燕雀栖下林。青云蔽前庭，素琴凄我心。崇山有鸣鹤，岂可相追寻。

其四十八

鸣鸪嬉庭树，焦明游浮云。焉见孤翔鸟，翩翩无匹群。死生自然理，消散何缤纷。

其四十九

步游三衢旁，惆怅念所思。岂为今朝见，恍惚诚有之。泽中生乔松，万世未可期。高鸟摩天飞，凌云共游嬉。岂有孤行士，垂涕悲故时。

其五十

清露为凝霜，华草成蒿莱。谁云君子贤，明达安可能。乘云招松乔，呼永矣哉!

其五十一

丹心失恩泽，重德丧所宜。善言焉可长，慈惠未易施。不见南飞燕，羽翼正差池。高子怨新诗，三闾悼乖离。何为混沌氏，倏忽体貌隳。

其五十二

十日出暘谷，弭节驰万里。经天耀四海，倏忽潜蒙汜。谁言焱炎久，游没何行俟。逝者岂长生，亦去荆与杞。千岁犹崇朝，一餐聊自己。是非得失间

，焉足相讥理。计利知术穷，哀情遽能止。

其五十三

自然有成理，生死道无常。智巧万端出，大要不易方。如何夸毗子，作色怀骄肠。乘轩驱良马，凭几向膏粱。被服纤罗衣，深榭设闲房。不见日夕华，翩翩飞路傍。

其五十四

夸谈快愤懑，情慵发烦心。西北登不周，东南望邓林。旷野弥九州，崇山抗高岑。一餐度万世，千岁再浮沈。谁云玉石同？泪下不可禁。

其五十五

人言愿延年，延年欲焉之？黄鹄呼子安，千秋未可期。独坐山中，恻怆怀所思。王子一何好！猗靡相携持。悦怿犹今辰，计校在一时。置此明朝事，日夕将见欺。

其五十六

贵贱在天命，穷达自有时。婉娈佞邪子，随利来相欺。孤思损惠施，但为谗夫蚩。鹤（鸰）鸣云中，载飞靡所期。焉知倾侧士，一旦不可持。

其五十七

惊风振四野，回云荫堂隅。床帷为谁设？几杖为谁扶？虽非明君子，岂闇桑与榆？世有此聋瞶，芒芒将焉如？翩翩从风飞，悠悠去故居。离麾玉山下，遗弃毁与誉。

其五十八

危冠切浮云，长剑出天外。细故何足虑，高度跨一世。非子为我御，逍遥游荒裔。顾谢西王母，吾将从此逝。岂与蓬户士，弹琴诵言誓。

其五十九

河上有丈人，纬萧弃明珠。甘彼藜藿食，乐是蓬蒿庐。岂效缤纷子，良马骋轻舆。朝生衢路旁，夕瘞横术隅。欢笑不终晏，俛仰复欷歔。鉴兹二三者，愤懑从此舒。

其六十

儒者通六艺，立志不可干。违礼不为动，非法不肯言。渴饮清泉流，饥食并一簞。岁时无以祀，衣服常苦寒。屣履咏《南风》，缊袍笑华轩。信道守诗书，义不受一餐。烈烈褒贬辞，老氏用长叹！

其六十一

少年学击刺，妙伎过曲城。英风截云霓，超世发奇声。挥剑临沙漠，饮马九野垵。旗帜何翩翩，但闻金鼓鸣。军旅令人悲，烈烈有哀情。念我平时时，悔恨从此生。

其六十二

平昼整衣冠，思见客与宾。宾客者谁子？倏忽若飞尘。裳衣佩云气，言语究灵神。须臾相背弃，何时见斯人！

其六十三

多虑令志散，寂寞使心忧。翱翔观陂泽，抚剑登轻舟。但愿长闲暇，后岁复来游。

其六十四

朝出上东门，遥望首阳基。松柏郁森沉，鹖黄相与嬉。逍遥九曲间，徘徊欲何之。念我平居时，郁然思妖姬。

其六十五

王子十五年，游衍伊洛滨，朱颜茂春华，辩慧怀清真。焉见浮丘公，举手谢时人。轻荡易恍惚，飘飏弃其身。飞飞鸣且翔，挥翼且酸辛。

其六十六

塞门不可出，海水焉可浮。朱明不相见，奄昧独无侯。持瓜思东陵，黄雀诚独羞。失势在须臾，带剑上吾丘。悼彼桑林子，涕下自交流。假乘汧渭间，鞍马去行游。

其六十七

洪生资制度，被服正有常。尊卑设次序，事物齐纪纲。容饰整颜色，磬折执圭璋。堂上置玄酒，室中盛稻粱。外厉贞素谈，户内灭芬芳。放口从衷出，复说道义方。委曲周旋仪，姿态愁我肠。

其六十八

北临干昧溪，西行游少任。遥顾望天津，骀荡乐我心。绮靡存亡门，一游不再寻。傥遇晨风鸟，飞驾出南林。潏潏瑶光中，忽忽肆荒淫。休息晏清都，超世又谁禁。

其六十九

人知结交易，交友诚独难。险路多疑惑，明珠未可干。彼求飧太牢，我欲并一餐。损益生怨毒，咄咄复何言。

其七十

有悲则有情，无悲亦无思。苟非婴网罟，何必万里畿。翔风拂重霄，庆云招所晞。灰心寄枯宅，曷顾人间姿。始得忘我难，焉知嘿自遗。

其七十一

木槿荣丘墓，煌煌有光色。白日颓林中，翩翩零路侧。蟋蟀吟户牖，蟋蟀鸣荆棘。蜉蝣玩三朝，采采修羽翼。衣裳为谁施？俛仰自收拭。生命几何时？慷慨各努力。

其七十二

修涂驰轩车，长川载轻舟。性命岂自然，势路有所由。高名令志惑，重利使心忧。亲昵怀反侧，骨肉还相讎。更希毁珠玉，可用登遨游。

其七十三

横术有奇士，黄骏服其箱。朝起瀛洲野，日夕宿明光。再抚四海外，羽翼自飞扬。去置世上事，岂足愁我肠。一去长离绝，千岁复相望。

其七十四

猗欤上世士，恬淡志安贫。季叶道陵迟，驰骛纷垢尘。宁子岂不类？扬歌谁肯殉？栖栖非我偶，徨徨非己伦。咄嗟荣辱事，去来味道真。道真信可娱，清洁存精神。巢由抗高节，从此适河滨。

其七十五

梁东有芳草，一朝再三荣。色容艳姿美，光华耀倾城。岂为明哲士，妖蛊谄媚生。轻薄在一时，安知百世名。路端便娟子，但恐日月倾。焉见冥灵木，悠悠竟无形。

其七十六

秋驾安可学，东野穷路旁。纶深鱼渊潜，矰设鸟高翔。泛泛乘轻舟，演漾靡所望。吹嘘谁以益？江湖相捐忘。都冶难为颜，修容是我常。兹年在松乔，恍惚诚未央。

其七十七

咄嗟行至老，僂俛常苦忧。临川羨洪波，同始异支流。百年何足言，但苦怨与讎。讎怨者谁子？耳目还相羞。声色为胡越，人情自逼遒。招彼玄通士，去来归羨游。

其七十八

昔有神仙士，乃处射山阿。乘云御飞龙，嘘叽琼华。可闻不可见，慷慨叹咨嗟。自伤非俦类，愁苦来相加。下学而上达，忽忽将如何！

其七十九

林中有奇鸟，自言是凤凰。清朝饮醴泉，日夕栖山冈。高鸣彻九州，延颈望八荒。适逢商风起，羽翼自摧藏。一去昆仑西，何时复回翔！但恨处非位，怆恨使心伤。

其八十

出门望佳人，佳人岂在兹？三山招松乔，万世谁与期？存亡有长短，慷慨将焉知？忽忽朝日隕，行行将何之？不见季秋草，摧折在今时。

其八十一

昔有神仙者，羨门及松乔。习九阳间，升遐叽云霄。人生乐长久，百年自

言辽。白日隕隅谷，一夕不再朝。岂若遗世物，登明遂飘飘。

其八十二

墓前茕茕者，木槿耀朱华。荣好未终朝，连颿隕其葩。岂若西山草，琅玕与丹禾。垂影临增城，余光照九阿。宁微少年子，日久难咨嗟。

歌二首

采薪者歌

日没不周西，月出丹渊中。阳精蔽不见，阴光代为雄。亭亭在须臾，厌厌将复隆。离合云雾兮，往来如飘风。富贵俯仰间，贫贱何必终。留侯起亡虏，威武赫荒夷。邵平封东陵兮，一旦为布衣。枝叶托根柢，死生同盛衰。得志从命升，失势与时隕。寒暑代征迈兮，变化更相推。祸福无常主，何忧身无归。推兹由斯理，负薪又何哀。

大人先生歌

天地解兮六合开，星辰隕兮日月颓，我腾而上将何怀！

阮籍集

卷二

东平赋

夫九州有方圆，九野有形势，区域高下，物有其制：开之则通，塞之则否；流之则行，壅之则止；崇之则成丘陵，污之则为藪泽；逶迤漫衍，绕以大壑。

及至分之国邑，树之表物，四时仪其象，阴阳其气，傍通回荡，有（刑）（形）有德，云升雷动，一叫一默；或由之安，乃用期惑。

若观夫隅隈之缺，幽荒之涂，忽漠之域，穷野之都；奇伟谲诡，不可胜图。

乃有游之士，浩养之雅，凌惊颿，蹶浮霄，清浊俱逝，吉凶相招。是以伶伦游凤于昆仑之阳，邹子温于黍谷之阴，伯高登降于尚季之上，羨门逍遥于三山之岑；上敖玄圃，下游邓林。凤鸟自歌，翔鸾自舞，嘉谷蕃殖，匪我稷黍。

其阨陋则有横术之场，鹿豕之墟，匪修洁之攸丽，于秽累之所如。西则首仰阿甄，傍通戚蒲，桑闲濮上，淫荒所庐。三晋纵横，郑卫纷敷，豪俊凌属，徒属留居。是以强御横于户牖，怨毒奋于床隅，仍乡饮而作慝，岂待久而发诸。

〔厥〕（士）〔土〕惟中，刘王是聚。高危临城，穷川带宇。叔氏婚族，实在其湄，背险向水，垢污多私。是以其州闾鄙邑，莫言或非，殄情戾虑，以殖厥资。其土田则原壤芜荒，树艺失时，畴亩不辟，荆棘不治，流潢余滂，洋溢靡之。

东当三齐，西接邹鲁，长涂千里，受兹商旅；力闲为率，师使以辅，骄仆纤邑，于焉斯处。川泽快捷方式，洞庭荆楚，遗风过〔焉〕，是径是宇。

由而绍俗，靡则靡观，非夷罔式，导斯作残。是以其唱和矜势，背理向奸，向气逐利，因畏惟愆。其居处壅翳蔽塞，窈邃弗章，倚以陵墓，带以曲房；是故居之则心昏，言之则志哀，悸罔徙易，靡所寤怀。

其外有浊河萦其澹，清济荡其樊。其北有连冈，崤崎？，山陵崔巍，云电相干，长风振厉，萧条（太）〔大〕原。其南则浮汶湛湛，行潦成池，深林茂树，蓊郁参差，群鸟翔天，百兽交驰。

虽黔首之不淑兮，党山泽之足弥。古哲人之微贵兮，好政教之有仪。彼玄真之所宝兮，乐寂寞之无知。咨闾阎之散感兮，因回风以扬声。瞻荒榛之芜秽兮，顾东山之青。（其）〔甘〕丘里之旧言兮，发新诗以慰情。信严霜之未滋兮，岂丹木之再荣。《北门》悲于殷忧兮，《小弁》哀于独诚。鸥端一而慕仁兮，何淳朴之靡逞；彼羽仪之感志兮，矧伊人之匪灵。

时慙惘以遥思兮，飘飘以欲归。钦丕游于陵颠兮，举斯群而竞飞。物修化而神乐兮，宁遐观之可追。

乘松舟以载险兮，虽无维而自縻，骋骅骝于狭路兮，顾蹇驴而弗及。资章甫以游越兮，见犀光而先入；被文绣而贾戎兮，识旃裘之必袭。奉淳德之平和兮，孰斯邦之可集。将言归于美俗兮，请王子与俱游。漱玉液之滋怡兮，饮白水之清流。遂虚心而后已兮，又何怀乎患忧。

重曰：嘉年时之淑清兮，美春阳以肇夏。托思飙而载行兮，因形骸以成驾。遵闲维而长驱兮，问迷罔于菟风。玄云兴而四周兮，寒雨沦而下降。忽一寤而丧轨兮，蹈空虚而遂征。扶摇蔽于合墟兮，咸池照乎增城。欣煌熠之朝显兮，喜太阳之炎精。测虚舟以遑思兮，聊逍遥于清溟。谨玄真之湛训兮，想至人之有形。绣靡其纷错兮，虑弥远而度逼，旋轸于畎浚兮，若空桑之可即。言淫衍而莫止兮，心绵绵而未息。集舒诰以鉴戒兮，（赐）〔悵〕众海之难测。神遥遥以抒归兮，畏双环之在侧。咨禽鸟之不群兮，悼悠悠之无极。

咸藜藿之易修兮，摄左右之相誉。惧从风而永去兮，托颞顛于鲋隅。虽琴瑟之毕存兮，岂声曲之复舒？虑遨游以覲奇兮，彼上腾其焉如？纷晦暖以乱错兮，漫浩漭而未静。理都繆而改据兮，竦端委而自整。制规矩以仪衡兮，占我龟以观省。眺兹輿之所撤兮，实斯近而匪远。岂三年之无问兮，将一往而九反。顾杲日之初开兮，驰曲陵而饰容。时零落之飘飘兮，试枯苑之必从。

释辽遥之阔度兮，习约结之常契。巡襄城之闲收兮，诵纯一之遗誓。被风雨之沾濡兮，安敢轩翥而游署。窃悄悄之眷贞兮，泰恬淡而永世。岂淹留以为感兮，将易貌乎殊方。乃择高以登栖兮，永欣欣而乐康。

首阳山赋

正元元年秋，余尚为中郎，在大将军府，独往南墙下，北首阳山，赋曰：

在兹年之末岁兮，端旬首而重阴。风?回以曲至兮，雨旋转而纤襟。蟋蟀鸣乎东房兮，鶡号乎西林。时将暮而无俦兮，虑凄怆而感心。振沙衣而出门兮，纓委绝而靡寻。步徙倚以遥思兮，喟叹息而微吟。将修饰而欲往兮，众蠢蠢而笑人。静寂寞而独立兮，亮孤植而靡因。怀分索之情一兮，秽群伪之射真。信可实而弗离兮，宁高举而自宾。聊仰首以广俯兮，瞻首阳之冈岑。树丛茂以倾倚兮，纷萧爽而扬音。

下崎岖而无薄兮，上洞彻而无依。凤翔过而不集兮，鸣梟群而栖。扬遥逝而远去兮，二老穷而来归。实囚轧而处斯兮，焉暇豫而敢诽。嘉粟屏而不存兮，故甘死而采薇。彼背殷而从昌兮，投危败而弗迟；此进而不合兮，又何称乎仁义。肆寿夭而弗豫兮，竞毁誉以为度。察前载之是云兮，何美论之足慕。苟道求之在细兮，焉子诞而多辞，且清虚以守神兮，岂慷慨而言之。（托言于夷齐，其思长，其旨远）。

鸬赋

嘉平中得两鸬子，常食以黍稷，后卒为狗所杀，故为作赋。

伊嘉年之茂惠，洪肇恍惚以发蒙。有期缘之奇鸟，以鸣鸬之攸同。翔雕木以胎隅，寄增巢于裔松；云雾以消息，游朝阳以相从，旷逾旬而育类，嘉七子之修容。

始戢翼而树羽，遭金风之萧瑟。既颠覆而靡救，又振落而莫弼。陵桓山以徘徊，临旧乡而思入；扬哀鸣以相送，悲一往而不集。终飘摇以流离，伤弱子之悼栗。何依恃以育养？赖兄弟之亲戚。背草莱以求仁；托君子之静室，甘黍稷之芳饴，安户牖之无疾。洁文襟以交颈，坑华丽之艳溢，端妍姿以鉴饰，好威仪之如一，聊俛仰以逍遥，求爱媚于今日，何飞翔之羡慕，愿投报而忘毕。值狂犬之暴怒，加楚害于微躯，欲残没以麋灭，遂捐弃而沦失，（嗟薄贱之可悼，岂有忘于须臾）。

猕猴赋

昔禹平水土而使益驱禽，涤荡川谷兮栉梳山林，是以神奸形于九鼎而异物来臻。故丰狐文豹释其表，闲尾驹虞献其珍，夸父独鹿被其豪，青马三骅弃其群；此以其壮而残其生者也。

若夫熊狙之游临江兮，见厥功以乘危；夔负渊以肆志兮，杨震声而〔衣〕皮。处闲旷而或昭兮，何幽隐之罔随；鼯畏逼以潜身兮，穴神丘之重深。终或饵以求食兮，焉凿之而能禁？诚有利而可欲兮，虽希觊而为禽。故近者不称岁，远者不历年，大则有称于万年，细者则为笑于目前。

夫猕猴直其微者也，犹系累于下陈。体多似而匪类，形乖殊而不纯。外察慧而内无度兮，故人面而兽心。性褊浅而干进兮，似韩非之囚秦，扬眉额而骤眸兮，似巧言而伪真。藩从后之繁众兮，犹伐树而丧邻。整衣冠而伟服兮，怀项王之思归。耽嗜欲而眇视兮，有长卿之妍姿。举头吻而作态兮，动可增而自新。沐兰汤而滋秽兮，匪宋朝之媚人。终蚩弄而处继兮，虽近习而不亲。多才伎其何为〔兮〕，固受垢而貌侵。姿便捷而好技兮，超超腾跃乎岑岩。既〔投林以〕东避兮，遂中冈而被寻。婴徽缠以拘制兮，顾西山而长吟；缘榱桷以容与兮，志岂忘乎邓林。庶君子之嘉惠，设奇视以尽心，且须臾以永日，焉逸豫而自矜，斯伏死于堂下，长灭没乎形神。○《本集》。又略见《艺文类聚》九十五。《北堂书钞》一百五十八。《初学记》二十九。

清思赋

余以为形之可见，非色之美；音之可闻，非声之善。昔黄帝登仙于荆山之上，振咸池于南〔岳〕之冈，鬼神其幽，而夔牙不闻其章。女娃耀荣于东海之滨，而翩翩于洪西之旁，林石之陨从，而瑶台不照其光。是以微妙无形，寂寞无听，然后乃可以窈窕而淑清。故白日丽光，则季后不步其容；钟鼓闾铃，则延子不扬其声。

夫清虚寥廓，则神物来集；飘飘恍惚，则洞幽贯冥；冰心玉质，则激洁思存；恬淡无欲，则泰志适情。伊衷虑之遁好兮，又焉处而靡逞。寒风迈于黍谷兮，悔子而游鹄。申孺悲而〔毋〕〔母〕归兮，吴鸿哀而象生。兹感激以达神，岂浩漭而弗营。志不覬而神正，心不荡而自诚。固秉一而内修，堪粤止之匪倾。惟清朝而夕晏兮，指蒙汜以永宁。是时羲和既颓，玄夜始扃，望舒整辔，素风来征，轻帷连扬，华茵肃清，彭蚌微吟，蝼蛄徐鸣。望南山之崔巍兮，顾北林之青。大阴潜乎后房兮，明月耀乎前庭。乃申展而缺寐兮，忽一悟而自惊。

焉长灵以遂寂兮，将有歛乎所之。意流荡而改虑兮，心震动而有思。若有来而可接兮，若有去而不辞。嗟博贱而失庚，情散越而靡治。岂觉察而明真兮，诚云梦其如兹。惊奇声之异〔造〕兮，鉴殊色之在斯。开丹桂之琴瑟兮，聆崇陵之参差。始徐唱而微响兮，情悄慧以蜷？。

遂招云以致气兮，乃振动而大骇。声飏飏以洋洋，若登昆仑而临西海，超遥茫渺，不能究其所在。心泮泮而无所终薄兮，思悠悠而未半，邓林殒于大泽兮，钦邳悲于瑶岸。徘徊夷由兮，猗靡广衍。游平圃以长望兮，乘修水之华旗。长思肃以永至兮，涤平衢之大夷。循路旷以径通兮，辟闺闼而洞闱。羨要眇之飘游兮，倚东风以扬晖。沐洧渊以淑密兮，体清洁而靡讥。厌白玉以为面兮，披丹霞以为衣。袭九英之曜精兮，佩瑶光以发微。服儵煜以缤纷兮，絳众采

以相绥。色熠熠以流烂兮，纷杂错以葳蕤。象朝云之一合兮，似变化之相依；麾常仪使先好兮，命河女以胥归。步容与而特进兮，眇两楹而升墀；振瑶溪而鸣玉兮，播陵阳之萋萋。蹈消溲之危迹兮，蹶离散之轻微。释安朝之朱履兮，践席假而集帷。敷斯来之在室兮，乃飘忽之所晞。馨香发而外扬兮，媚颜灼以显姿。清言窃其如兰兮，辞婉婉而靡违。托精灵之运会兮，浮日月之余晖。假淳气之精微兮，幸备嫵以自私，愿申爱于今夕兮，尚有访乎是非。被芬芳之夕兮，将暂往而永归。观悦怍而未静兮，言未究而心悲。嗟云霓之可凭兮，翻挥翼而俱飞。

弃中堂之局促兮，遗户牖之不处。惟幕张而靡御兮，几筵设而莫辅。载云輿之奄霭兮，乘夏后之两龙，折丹木以蔽阳兮，竦芝盖之三重，翩翼翼以左右兮，纷悠悠以容容。瞻朝霞之相承兮，似美人之怀忧。采色杂以成文兮，忽离散而不留。若将言之未发兮，又气变而飘浮。若垂髦而失鬣兮，饰未集而形消；（自）〔目〕流盼而自别兮，心欲来而貌辽。

纷绮靡而未尽兮，先列宿之规矩。时党莽而阴曠兮，忽不识乎旧宇。迈黄妖之崇台兮，雷师奋而下雨。内英哲与长年兮，咎离伦与膺贾。摧魍魎而折鬼神兮，直径登乎所期。历四方而纵怀兮，谁云顾乎或疑。超高跃而疾鹜兮，至北极而放之。援闲维以相示兮，临寒门而长辞。既不以万物累心兮，岂一女子之足思！

（元）〔亢〕父赋

吾尝游（元）〔亢〕父，登其城，使人愁思，作赋以诋之，言不足乐也。

（元）〔亢〕父者，九州之穷（也）〔地〕，先代之幽虚者也。故其城郭卑小局促，危隘不遐；其土田则污除渐淤，泥涅盘湾。方池边属兮容水滂沱，稂菜惟产兮不食实多，地下沉阴兮受气匪和，太阳不周兮殖物靡嘉。故其人民顽嚚梲机，下愚难化。

其区域壅绝断塞，分迫旋渊，终始同贯，本末相牵，畴昔迄今，旷世历年。钜野潴其后，穷齐尽其前，眈澼不，垢浊实臻，不肖群聚，屋空无贤。故其民放散肴乱，藪窳泽居，比迹麋鹿，齐志豪（枢）〔貊〕。是以其原壤不辟，树艺希疏，苋苇弥皋，蚊惨肤也。

于其远险，则右金乡而左高平，崇陵崔巍，深溪峥嵘；美类不处，熊虎是生，故人民被害嚼啮，禽性兽情。尔之近阻，则鸣鸠荫其前，曲城发其后；鸱枭群翔之可悼，岂有志于须臾？故其人民狼风豺气，电无厚。

南望春申，东瞻孟尝，（豪）〔裘〕界薛邑，境边山阳；逆旅行舍，奸盗所藏。北临平陆，齐之西封；快捷方式燕赵，逃齿逍遥；故其人民侧匿颇僻，隐蔽不公，怀私抱诈，爽匿是从，礼义不设，淳化匪同。

先哲遗言，有昭有（裘）〔聳〕。如何君子，栖迟斯邦！

阮籍集

卷三

为郑冲劝晋王笺

冲等死罪。伏见嘉命显至，窃闻明公固让，冲等眷眷，实有愚心，以为圣王作制，百代同风，褒德赏功，有自来矣。

昔伊尹，有莘氏之媵臣耳，一佐成汤，遂荷「阿衡」之号；周公藉已成之势，据既安之业，光宅曲阜，奄有龟蒙；吕尚，磻溪之渔者，一朝指麾，乃封营丘。自是以来，功薄而赏厚者不可胜数，然贤哲之士犹以为美谈。

况自先相国以来，世有明德，翼辅魏室，以绥天下，朝无阙政，民无谤言。前者明公西征灵州，北临沙漠，榆中以西，望风震服，戎东驰，回首内向；东诛叛逆，全军独克，禽阖闾之将，斩轻锐之卒以万万计，威加南海，名慑三越；宇内康宁，苛慝不作，是以殊俗畏威，东夷献舞。故圣上览乃昔以来礼典旧章，开国光宅，显兹太原。

明公宜承圣旨，受兹介福，允当天人。元功盛勋光光如彼；国土嘉祚巍巍如此，内外协同，靡靡违。由斯征伐，则可朝服济江，扫除吴会；西塞江源，望祀岷山；戈弭节以麾天下，远无不服，迹无不肃，（今）〔令〕大魏之德，光于唐虞，明公盛勋，超于桓文。然后临沧州而谢支伯，登箕山而揖许由，岂不盛（平）〔乎〕！至公至（乎）〔乎〕，谁与为邻！何必勤勤小让也哉！

冲等不通大体，敢以陈闻。○《文选》。又见《晋书?文帝纪》。

诣蒋公奉记辞辟命

籍死罪死罪。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，据上台之位，群英翘首，俊贤抗足。开府之日，人人自以为掾属，辟书始下，而下走为首。

昔子夏处西河之上而文侯拥彗，邹子居黍谷之阴而昭王陪乘。夫布衣韦带之士，孤居独立，王公大人所以屈体而下之者，为道存也。今籍无邹卜之德，而有其陋，猥烦大礼，何以当之。

方将耕于东皋之阳，输黍稷之余税，以避当涂者之路。负薪疲病，足力不强，补吏之召，非所克堪。乞谬恩，以光清举。○《文选》、《晋书?阮籍传》。

违由鄙钝，学行固野，进无和俗崇誉之高，退无静默恬冲之操；猥见显饰，非所被荷。旧素尪瘵，守病委劣，拜谒之命，未敢堪任。

昔荣期带索，仲尼不易其三乐；仲子守志，楚王不夺其灌园。贪荣塞贤，昧进负讥，忧望交集，五情相愧。明公侔踪鲁卫，勋隆桓文，广延俊杰，恢

崇大业。乞降期会，以避清路。毕愿家巷，惟蒙于许。○此篇明刻阮集不载，见旧写本集。

与晋文王书荐卢播

盖闻兴化济治，在于得人；收奇拔异，圣贤高致。是以八士归周，周道以隆；虞舜登庸，元凯咸事。

伏惟明公公侯，皇灵诞秀，九德光被，应期作辅，论道敷化，开辟四门，延纳羽翼贤士，以赞雍熙。是以英俊之士愿排皇闕，策名委质，真廌之徒辐辏大府；诚以邓林、昆吾、翔凤所栖；悬黎和肆，垂棘所集。

伏见鄙州别驾，同郡卢播，年三十二，字景宣。少有才秀之异，长怀淑茂之量；耽道悦礼，仗义依仁；研精坟典，升堂奥；聪鉴物理，〔心〕通玄妙。贞固足以干事，忠敬足以肃朝，明断足以质疑，机密足以应权，临烦不惑，在急弥明。若得佐时理物，则政事之器；衔命聘享，则专对之才。潜心图籍，文学之宗；敷藻载述，良史之表。

然而学不为人，行不求达，故久沉沦，未阶太清。诚后门之秀伟，当时之利器，宜蒙旌命，和味鼎铉。孔子曰：「如有所誉，必有所试。」播之所能，着在己效。不敢虚饰，取谤大府。○本集。《艺文类聚》五十三。

答伏羲书

藉白：

承音览旨，有心翰迹。夫九苍之高，迅羽不能寻其巅；四溟之深，幽鳞不能测其底；矧无毛分所能论哉！且玄云无定体，应龙不常仪；或朝济夕卷，翕忽代兴；或泥潜天飞，晨降宵升，舒体则八维不足以，促节则无闲足以从容；是又瞽夫所不能瞻，琐虫所不能解也。然则弘修渊邈者，非近力所能究矣；灵变神化者，非局器所能察矣。何吾子之区区而吾真之务求乎！

人力势不能齐，好尚舛异。鸾凤凌云汉以舞翼，鸬鹚悦蓬林以翱翔；螭浮八滨以濯鳞，?娱行潦而群逝；斯用情各从其好以取乐焉。据此非彼，胡可齐乎？

夫人之立节也，将舒网以笼世，岂樽樽以入罔；方开模以范俗，何暇毁质以通检。若良运未协，神机无准，则腾精抗志，邈世高超，荡精举于玄区之表，摭妙节于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跃蹇，踔陵忽慌，从容与道化同道，逍遥与日月流，交名虚以齐变，及英祇以等化，上乎无上，下乎无下，居乎无室，出乎无门，齐万物之去留，随六气之虚盈，总玄网于太极，抚天一于寥廓，飘埃不能扬其波，飞尘不能垢其洁，徒寄形躯于斯域，何精神之可察。虽业无不闻，略无不称，而明有所逮，未可怪也。

观君子之趋：欲衔倾城之金，求百钱之售；制造天之礼，儼肤寸之检；劳

王躬以役物，守躁秽以自毕；沈牛迹之涸薄，愠河汉之无根；其陋可愧，其事可悲。亮规略之悬踰，信大道之弘幽，且局步于常衢，无为思远以自愁。

比连疹愤，力喻不多。阮籍白。

老子赞

阴阳不测，变化无伦，飘飘太素，归虚反真。○《御览》一。

通易论

阮子曰：易者何也？乃昔之玄真，往古之变经也。庖牺氏当天地一终，值人物憔悴，利用不存，法制夷昧，神明之德不通，万古之情不类；于是始作八卦。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，分阴阳，序刚柔，积山泽，连水火，杂而一之，变而通之，终于未济，六十四卦尽而不穷。是以天地象而万物形，吉凶着而悔吝生，事用有取，变化有成。南面听断，向明而治；结绳而为网罟，致日中之货，修耒耜之利以教，天下皆得其所。

黄帝、尧、舜应时当务，各有攸取，穷神知化，述则天序。庖牺氏布演六十四卦之变；后世圣人观而因之，象而用之。禹、汤之经皆在，而上古之文不存；至乎文王，故系其辞，于是归藏氏逝而周典经兴。上下无常，刚柔相易，不可为典要，惟变所适，故谓之「易」。

易之为书也，本天地，因阴阳，推盛衰，出自幽微以致明着。故干元初「潜龙勿用」，言大人之德隐而未彰，潜而未达，待时而兴，循变而发。天地既设，屯蒙始生，需以待时，讼以立义，师以聚众，比以安民，是以「先王以建万国，亲诸侯」，收其心也。原而积之，畜而制之，是以上下和洽，「裁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」，顺其理也。先王既没，德法乖易，上陵下替，君臣不制，刚柔不和，天地不交，是以君子一类求同，遏恶扬善，以致其大。谦而光之，裒多益寡，崇圣善以命，雷出于地，于是大人得位，明圣又兴，故先王作乐荐上帝，昭明其道以答天贶。于是万物服从，随而事之，子遵其父，臣承其君，临驭统一，大观天下，是以先王以省方观民、设教，仪之以度也。包而有之，合而含之，故先王用之以明罚敕法。自上乃下，贵复其贱，美成亨尽，时极日至，先王闭关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，以静民也。季叶既衰，非谋之获，应运顺天，不妄而作，故先王茂对时育万物，施仁布泽以树其德也。万物归随，如法流承，养善反恶，利积生害，刚过失柄，习坎以位，上失其道，下丧其群，于是大人继明，照于四方，显其德也。自干元以来，施平而明，盛衰有时，刚柔无常，或得或失，一阴一阳，出入吉凶，由闇察彰；文明以止，有翼不飞，随之乃存，取之者归，施之以若，用之在微，贵变慎小，与物相追；非知来藏往者莫之能审也。

易之为书也，覆焘天地之道，囊括万物之情，道至而反，事极而改。「反

」用应时，「改」用当务。应时，故天下仰其泽；当务，故万物恃其利。泽施而天下服，此天下之所以顺自然，惠生类也。富贵侔天地，功名充六合，莫之能倾，莫之能害者，道不逆也。天地，易之主也，万物，易之心也；故虚以受之，感以和之。男下女上，通其气也；柔以承刚，久其类也；顺而持之，遁而退之。上隆下积，刚动大壮。正大必用，力盛则望；明升惟进，光大则伤；聚以处身，异以成类。乖离既解，缓以为失。损益有时，察以主使。扬于王庭，乘五马败。刚既决柔，上索下合，令臣遭明君，以柔遇刚，品物咸亨。刚据中正，天下大行，是以后用施命诰四国，贵离教也。于是天地萃聚，百姓合用，升而不已，届极及下，井养不穷，卑不能通，不可弗革。改以成器，尊卑有分，长幼有序。主之以震，守之以威。动不可终，敌应而行。渐以进之，为人求位，君子之欲进者也。臣之求君，阴之从阳，委之归诚，乃得其所。归而应之，专而一之，阳德受归，道丰位大也。贤人君子，有众以成其大也。穷侈丧大夫之位，群而靡容，容而无所。卑身下意，利见大人。巽以申命，柔顺乎刚。入而说之，说而教之，顺而应人。涣然成章，风行水上，有文有光，男行不穷，女位乎外，众阴承五，上同在中，从初更始，乘木有功，故先王以享于帝，立庙，奉天建国也。刚柔分适得中，节之以制，其道不穷。信爱结内，刚得中位，诚发于心，庶物唯类。大得则亏，甚往则过，既应于远，默则不利，故君子是以行重乎恭，丧重乎哀，笃伪薄也。小过下泰，不宜于上，下止上动，有飞鸟之象焉。初六坎下，上六离体，飞鸟以凶，是以灾眚也。柔处中，刚失位，利与时行，过而欲遂，小亨正象，阴皆乘阳，阳刚凌替，君臣易位，乱而不已，非中之谓，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，虑其败也。通变无穷，周败又始，刚未出，阴在中，柔济不遗，遂度不穷，则象河洛，神物设教而天下服。慎辨居方，阴阳相求，初与之道，远作之由也。

卦体开阖，干以一为开，坤以二为阖。乾坤成体而刚柔有位，故木老于未，水生于申，而坤在西南；火老于戌，木生于亥，而干在西北；刚柔之际也，故谓之父母。阳承震动，发而相承，专制遂行，万物以兴，故谓之长男；水老于辰，金生于巳，一气存之，终而复起，故巽为长女；震发于风，阴德有纪，火中鷄鸣，母道将始，故离为中女；又在西北，健战将升，季阴幼昧，衰而不胜，故兑为少女。仓中拔留，肇幽为阳，在中未达，含而未章，故坎为中男；周流接合，万物既终，造微更始，明而未融，故艮为少男。干圆坤方，女柔男刚，健柔时推，而福祸是将，循化知生，从变见亡；故吉凶成败，不可乱也。

大过何也？栋桡莫辅，大者过也。先王之馭世也，刑设而不犯，罚着而不施，习坎刚中，惟以心亨，王正其德，公守厥职，上下不疑，臣主无惑。纳约

自牖，非户何咎？车骑中门，剑戟在闕，虽寘丛棘，凶已三岁，上六失道，刑决也。故高宗伐鬼方，柔道中也；三年有赏，德乃丰也。同人五号，思其终也；旅上之美，乐其穷也。是以失刑者严而不检，丧德者高而不尊，故君子正义以守位，固法以威民，何衢则亨，灭耳而凶也。小过何也？踰位凌上，害正危身，小者过也。既济初六终乱何也？水加日上，三阴乘阳，以力求济，不止必亡，故初吉终乱也。未济上六，饮酒无咎，何也？过而莫改，危而弗闲，谁咎之也！妄何也？无望而至，非会合阴阳之违行也。六三，妄之灾，或系之牛，行人得之，邑人灾，何也？有国而不收其民，有众而不修其器，行人得之，不亦灾乎？九五之疾勿药，何也？非常之厚，离以为同，妄之疾，灾以除凶，天时成败，何疾之功？勿药有喜，不成何识也。

龙者何也？阳健之类，盛德尊贵之喻也。配天之厚，盛德莫高之谓尊贵。大人受命，处中当阳，德之至也。亢龙有悔何也？继守承贵，有因而德不（克）〔充〕者也。欲大而不顾其小，甘侈而不思其匮，居正上位而无卑，有贵劳而无据，丧志危身，是以悔也。先王何也？大人之功也。故建万国，亲诸侯，树其义也；作乐荐上帝，正其命也；省方观民，施其令也；明罚敕法，督其政也；闭关不行，静乱民也；茂时育德，应显其福也；享帝立庙，昭其禄也。称圣王所造，非承平之谓也。后者何也？成君定位，据业修制，保教守法，畜履治安者也。故自然成功济用，已至大通，后成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也。成化理决，施令诰方，因统绍衰。中处将正之务，非应初受命之事也。上者何也？日月相易，盛衰相及，致饰则利之未捷受，故王后不称，君子不错，上以厚下，道自然也。君子者何也？佐圣扶命，翼教明法，观时而行，有道而臣人者也。因正德以理其义，察危废以守其身，故经纶以正盈，果行以遂义，饮食以须时，辩义以作事，皆所以章先王之建国，辅圣人之神志也。见险虑难，思患预防，别物居方，慎初敬始，皆人臣之行，非大君之道也。大人者何也？龙德潜达，贵贱通明，有位无称，大以行之，故大过灭示天下幽明，大人发辉重光，继明照于四方，万物仰生，合德天地，不为而成，故大人虎变，天德兴也。

君子曰：「易，顺天地，序万物，方圆有正体，四时有常位，事业有所丽，鸟兽有所萃，故万物莫不一也。阴阳性生，性故有刚柔；刚柔情生，情故有爱恶。爱恶生得失，得失生悔吝，悔吝着而吉凶见。八卦居方以正性，蓍龟圆通以索情。情性交而利害出，故立仁义以定性，取蓍龟以制情。仁义有偶而祸福分，是故圣人以建天下之位，定尊卑之制，序阴阳之适，别刚柔之节。顺之者存，逆之者亡，得之者身安，失之者身危。故犯之以别求者，虽吉必凶；知之以守笃者，虽穷必通。故寂寞者德之主，恣睢者贼之原，进往者反之初，终尽者始之根也。是以未至不可坼也，已用不可越也。纣有天下之号，而比匹夫

之类，邻周处小侯之细，而享于西山之宾。外内之应已施，而贵贱之名未分，何也？天道未究，善恶未淳也。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，审乎人之德者不忧。在上而不凌乎下，处卑而不犯乎贵，故道不可逆，德不可拂也。是以圣人独立无闷，大群不益，释之而道存，用之而不可既。

由此观之，易以通矣。

通老论

圣人明于天人之理，达于自然之分，通于治化之体，审于大慎之训，故君臣垂拱，完太素之朴，百姓熙怡、保性命之和。○《御览》一。

道者，法自然而为化，侯王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。《易》谓之「太极」，《春秋》谓之「元」，老子谓之「道」。○《御览》一。

三皇依道，五帝（伏）〔仗〕德，三王施仁，五霸行义，强国任智：盖优劣之异，薄厚之降也。○《御览》七十七。

达庄论

伊单阙之辰，执徐之岁，万物权舆之时，季秋遥夜之月，先生徘徊翱翔，迎风而游，往遵乎赤水之上，来登乎隐釜之丘，临乎曲辕之道，顾乎泱泱之州，恍然而止，忽然而休，不识曩之所以行，今之所以留；怅然而无乐，愀然而归白素焉。平昼闲居，隐几而弹琴。

于是缙绅好事之徒相与闻之，共议撰辞合句，启所常疑。乃窥鉴整饰，嚼齿先引，推年蹶踵，相随俱进。奕奕然步，然视，投〔迹〕蹈阶，趋而翔至。差肩而坐，恭袖而检，犹豫相林，莫肯先占。

有一人，是其中雄桀也，乃怒目击势而大言曰：「吾生乎唐虞之后，长乎文武之裔，游乎成康之隆，盛乎今者之世，诵乎六经之教，习乎吾儒之，被沙衣，冠飞翮，垂曲裙，扬双鸱有日矣；而未闻乎至道之要，有以异之于斯乎！且大人称之，细人承之。愿闻至教，以发其疑。」先生曰：「何哉，子之所疑者？」客曰：「天道贵生，地道贵贞，圣人修之，以建其名，吉凶有分，是非有经，务利高势，恶死重生，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。今庄周乃齐祸福而一死生，以天地为一物，以万类为一指，无乃徼惑以失真，而自以为诚者也？」

于是先生乃抚琴容与，慨然而叹，俛而微笑，仰而流眄，嘘精神，言其所见曰：「昔人有欲观于阆峰之上者，资端冕，服骅骝，至乎昆仑之下，没而不反。端冕者，常服之饰；骅骝者，凡乘之耳；非所以矫腾增城之上，游玄圃之中也。且烛龙之光，不照一堂之上，镗山之口，不谈曲室之内。今吾将堕崔巍之高，杜衍漫之流，言子之所由，几其寤而获及乎！」

天地生于自然，万物生于天地。自然者无外，故天地名焉；天地者有内，故万物生焉。当其无外，谁谓异乎？当其有内，谁谓殊乎？地流其燥，天抗

其湿。月东出，日西入，随以相从，解而后合，升谓之阳，降谓之阴。在地谓之理，在天谓之文。蒸谓之雨，散谓之风；炎谓之火，凝谓之冰；形谓之石，象谓之星；朔谓之朝，晦谓之冥；通谓之川，回谓之渊；平谓之土，积谓之山。男女同位，山泽通气，雷风不相射，水火不相薄。天地合其德，日月顺其光，自然一体，则万物经其常，入谓之幽，出谓之章，一气盛衰，变化而不伤。是以重阴雷电，非异出也；天地日月，非殊物也。故曰：自其异者视之，则肝胆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视之，则万物一体也。

人生天地之中，体自然之形。身者，阴阳之精气也。性者，五行之正性也；情者，游魂之变欲也；神者，天地之所以驭者也。以生言之，则物无不寿；推之以死，则物无不夭。自小视之，则万物莫不小；由大观之，则万物莫不大。殇子为寿，彭祖为夭；秋毫为大，泰山为小；故以死生为一贯，是非为一条也。

别而言之，则须眉异名；合而说之，则体之一毛也。彼六经之言，分处之教也；庄周之云，致意之辞也。大而临之，则至极无外；小而理之，则物有其制。夫守什伍之数，审左右之名，一曲之说也；循自然，住天地者，寥廓之谈也。凡耳目之〔耆〕，名分之施，处官不易司，举奉其身，非以绝手足，裂肢体也。然后世之好异者不顾其本，各言我而已矣，何待于彼。残生害〔姓〕〔性〕，还为讎敌，断割肢体，不以为痛；目视色而不顾耳之所闻，耳所听而不待心之所思，心奔欲而不适性之所安，故疾疢萌则生不尽，祸乱作则万物残矣。

夫至人者，恬于生而静于死。生恬则情不惑，死静则神不离，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，从天地变而不移。生究其寿，死循其宜，心气平治，不消不亏。是以广成子处崆峒之山以入无穷之门，轩辕登昆仑之阜而遗玄珠之根，此则潜身者易以为活，而离本者难与永存也。

冯夷不遇海若，则不以己为小，云将不失于其蒙鸿，则无以知其少。由斯言之，自是者不章，自建者不立，守其有者有据，持其无者无执。月弦则满，日朝则袭，咸池不留阳谷之上，而悬车之后将入也。故求得者丧，争明者失，无欲者自足，空虚者受实。夫山静而谷深者，自然之道也；得之道而正者，君子之实也。是以作智造巧者害于物，明是考非者危其身，修饰以显洁者惑于生，畏死而崇生者失其贞。故自然之理不得作，天地不泰而日月争随，朝夕失期而昼夜无分；竞逐趋利，舛倚横驰，父子不合，君臣乖离。故复言以求信者，梁下之诚也；克己以为人者，郭外之仁也；窃其雉经者，亡家之子也；刳腹割肌者，乱国之臣也；曜菁华，被沆瀣者，昏世之士也；履霜露，蒙尘埃者，贪冒之民也；洁己以尤世，修身以明洿者，诽谤之属也；繁称是非，背质追文

者，迷罔之伦也；诚非媚悦，以容求孚，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，桀纣之终也；含菽采薇，交饿而死，颜夷之穷也。是以名〔利〕之涂开，则忠信之诚薄；是非之辞着，则醇厚之情烁也。

故至道之极，混一不分，同为一体，（乃）〔得〕失无闻。伏羲氏结绳，神农教耕，逆之者死，顺之者生。又安知贪洩之为罚，而贞白之为名乎！使至德之要，无外而已。大均淳固，不贰其纪，清静寂寞，空豁以俟，善恶莫之分，是非无所争，故万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。

儒墨之后，坚白起，吉凶连物，得失在心，结徒聚党，辩说相侵。昔大齐之雄，三晋之士，尝相与瞑目张胆，分别此矣，咸以为百年之生难致，而日月之蹉无常，皆盛仆马，修衣裳，美珠玉，饰帷墙，出媚君上，入欺父兄，矫厉才智，竞逐纵横，家以慧子残，国以才臣亡，故不终其天年而大自割繁其于世俗也。是以山中之木，本大而莫伤。复万数窍相和，忽焉自己。夫雁之不存，无其质而浊其文；死生无变，而龟之见宝，知吉凶也。故至人清其质而浊其文，死生无变而未始有云。

夫别言者，怀道之谈也；折辩者，毁德之端也；气分者，一身之疾也；二心者，万物之患也。故夫装束马轼者，行以离支；虑在成败者，坐而求敌；踰阻攻险者，赵氏之人也；举山填海者，燕楚之人也。庄周见其若此，故述道德之妙，叙无为之本，寓言以广之，假物以延之，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；岂将以希咸阳之门而与稷下争辩也哉？

夫善接人者，导焉而已，无所逆之。故公孟季子衣绣而见，墨子弗攻；中山子牟心在魏（关）〔阙〕，而詹子不距。因其所以来，用其所以至，循而泰之，使自居之，发而开之，使自舒之。且庄周之书何足道哉！犹未闻夫太始之论，玄古之微言乎！直能不害于物而形以生，物无所毁而神以清，形神在我而道德成，忠信不离而上下平。兹容今谈而同古，齐说而意殊，是心能守其本，而口发不相须也。」

于是二三子者，风摇波荡，相视脉，乱次而退，踢跌失。随而望之，耳后颇亦以是，知其无实丧气而惭愧于衰僻也。○《本集》。又略见《艺文类聚》三十七。

阮籍集
卷四
乐论

刘子问曰：「孔子云：『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；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』夫礼者，男女之所以别，父子之所以成，君臣之所以立，百姓之所以平也；为政之具靡先于此，故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也。夫金、石、丝、竹一钟鼓管弦之音

，干、戚、羽、旄一进退俯仰之容，有之何益于政，无之政何损于化，而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乎？」

阮先生曰：「善哉！子之问也。昔者孔子着其都乎，且未举其略也。今将为子论其凡，而子自备详焉。」

「夫乐者，天地之体，万物之性也。合其体，得其性，则和；离其体，失其性，则乖。昔者圣人之作乐也，将以顺天地之性，体万物之生也，故定天地八方之音，以迎阴阳八风之声，均黄钟中和之律，开群生万物之情气，故律吕协则阴阳和，音声适而万物类，男女不易其所，君臣不犯其位，四海同其观，九州一其节，奏之圜丘而天神下降，奏之方岳而地祇上应；天地合其德则万物合其生，刑赏不用而民自安矣。」

「乾坤易简，故雅乐不烦；道德平淡，故无声无味。不烦则阴阳自通，无味则百物自乐，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，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，此自然之道，乐之所始也。」

「其后圣人不作，道德荒坏，政法不立，智能扰物，化废欲行，各有风俗。故造子之教谓之风，习而行之谓之俗。楚越之风好勇，故其俗轻死；郑卫之风好淫，故其俗轻荡。轻死，故有火焰赴水之歌；轻荡，故有桑闲、濮上之曲。各歌其所好，各咏其所为，欲之者流涕，闻之者叹息，背而去之，无不慷慨。怀永日之娱，抱长夜之叹，相聚而合之，群而习之，靡靡无已，弃父子之亲，弛君臣之制，僣室家之礼，废耕农之业，忘终身之乐，崇淫纵之俗；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残，漳、汝之闲其民好奔，吴有双剑之节，赵有扶琴之客。气发于中，声入于耳，手足飞扬，不觉其骇。」

「好勇则犯上，淫放则弃亲。犯上则君臣逆，弃亲则父子乖；乖逆交争，则患生祸起。祸起而意愈异，患生而虑不同。故八方殊风，九州异俗，乖离分背，莫能相通，音异气别，曲节不齐。故圣人立调适之音，建平和之声，制便事之节，定顺从之容，使天下之为乐者莫不仪焉。自上以下，降杀有等，至于庶人，咸皆闻之。歌谣者咏先王之德，俯仰者习先王之容，器具者象先王之式，度数者应先王之制；入于心，沦于气，心气和洽，则风俗齐一。」

「圣人之为进退俯仰之容也，将以屈形体，服心意，便所修，安所事也。歌咏诗曲，将以宣平和，着不逮也。钟鼓所以节耳，羽旄所以制目，听之者不倾，视之者不衰；耳目不倾不衰则风俗移易，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也。故八音有本体，五声有自然，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。有自然，故不可乱；大小相君，故可得而平也。若夫空桑之琴，云和之瑟，孤竹之管，泗滨之磬，其物皆调和淳均者，声相宜也，故必有常处；以大小相君，应黄钟之气，故必有常数。有常处，故其器贵重；有常数，故其制不妄。贵重，故可得以事神；不妄，故

可得以化人。其物系天地之象，故不可妄造；其凡似远物之音，故不可妄易。雅颂有分，故人神不杂；节会有数，故曲折不乱；周旋有度，故俯仰不惑，歌咏有主，故言语不悖。导之以善，绥之以和，守之以衷，持之以久；散其群，比其文，扶其夭，助其寿，使去风（能）〔俗〕之偏习，归圣王之大化。」

「先王之为乐也，将以定万物之情，一天下之意也，故使其声平，其容和。下不思上之声，君不欲臣之色，上下不争而忠义成。夫正乐者，所以屏淫声也，故乐废则淫声作。汉哀帝不好音，罢省乐府，而不知制正礼；乐法不修，淫声遂起。张放、淳于长骄纵过度，丙（疆）〔强〕、景武（当益）〔富溢〕于世。罢乐之后，下移踰肆。身不是好而淫乱愈甚者，礼不设也。」

「刑、教一体，礼、乐，外、内也。刑弛则教不独行，礼废则乐无所立。尊卑有分，上下有等，谓之礼；人安其生，情意无哀，谓之乐。车服、旌旗、宫室、饮食，礼之具也；钟磬鞀鼓、琴瑟、歌舞，乐之器也。礼踰其制则尊卑乖，乐失其序则亲疏乱。礼定其象，乐平其心；礼治其外，乐化其内；礼乐正而天下平。」

「昔卫人求繁纓、曲县而孔子叹息，盖惜礼坏而乐崩也。夫钟者声之主也，县者钟之制也。钟失其制则声失其主；主制无常则怪声出。盛衰之代相及，古今之变若一，故圣教废毁则聪慧之人造奇音。景王喜大钟之律，平王好师延之曲，公卿大夫拊手嗟叹，庶人群生踊跃思闻，正乐遂废，郑声大兴，雅颂之诗不讲，而妖淫之曲是寻。延年造倾城之歌，而孝武思嫚之色；壅门作松柏之音，愍王念未寒之服。故猗靡哀思之音发，愁怨偷薄之辞兴，则人后有纵欲奢侈之意，人后有内顾自奉之心；是以君子恶大凌之歌，憎北里之舞也。」

「昔先王制乐，非以纵耳目之观，崇曲房之嬖也。必通天地之气，静万物之神也；固上下之位，定性命之真也。故清庙之歌咏成功之绩，宾飨之诗称礼让之则，百姓化其善，异俗服其德；此淫声之所以薄，正乐之以贵也。」

「然礼与变俱，乐与时化，故五帝不同制，三王各异造，非其相反，应时变也。夫百姓安服淫乱之声，残坏先王之正，故后王必更作乐，各宣其功德于天下，通其变使民不倦。然但改其名目，变造歌咏，至于乐声，平和自若；故黄帝咏云门之神，少昊歌凤鸟之，《咸池》、《六英》之名既变，而黄钟之宫不改易。故达道之化者可与审乐，好音之声者不足与论律也。」

「舜命夔与典乐，教胄子以中和之德也：『诗言志，歌咏言，声依咏，律和声。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和。』又曰：『予欲闻六律、五声、八音，在治习，以出纳五言。女听！』夫烦手淫声，汨湮心耳，乃忘平和，君子弗听。言正乐通平易简，心澄气清，以闻音律，出纳五言也。夔曰：『戛击鸣球，搏拊琴瑟以咏，祖考来格；虞宾在位，群后德让，下管鼓，合止祝敌，笙镛

以闲，鸟兽跄跄；箫韶九成，凤凰来仪。』夔曰：『于予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，〔庶尹允谐。』诗言志，歌咏言，操磬鸣琴，以声依律，述先王之德，故祖考之神来格也；笙簧以闲，正乐声希，治修无害，故繁毓跄跄然也；乐有节适，九成而已，阴阳调达，和气均通，故远鸟来仪也；质而不文，四海合同，故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也〕。言天下治平，万物得所，音声不哗，漠然未兆，故众官皆和也。故孔子在齐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，言至乐使人无欲，心平气定，不以肉为滋味也。以此观之，知圣人之乐和而已矣。』

「自西陵、青阳之乐皆取之竹，听凤凰之鸣，尊长风之象，采大林之，当时之所不见，百姓之所希闻，故天下怀其德而化其神也。夫雅乐周通则万物和，质静则听不淫，易简则节制令神，静重则服人心：此先王造乐之意也。自后衰末之为乐也，其物不真，其器不固，其制不信，取于近物，同于人闲，各求其好，恣意所存，闾里之声竞高，永巷之音争先，童儿相聚以咏富贵，刍牧负戴以歌贱贫，君臣之职未废，而一人怀万心也。」

「当夏后之末，兴女万人，衣以文绣，食以粮肉，端噪晨歌，闻之者忧戚，天下苦其殃，百姓伤其毒。殷之季君，亦奏斯乐，酒池肉林，夜以继日；然咨嗟之音未绝，而敌国已收其琴瑟矣。满堂而饮酒，乐奏而流涕，此非皆有忧者也，则此乐非乐也。当王居臣之时，奏新乐于庙中，闻之者皆为之悲咽。桓帝闻楚琴，凄怆伤心，倚宸而悲，慷慨长息曰：『善哉乎！为琴若此，一而已足矣。』顺帝上恭陵，过樊衢，闻鸟鸣而悲，泣下横流，曰：『善哉鸟鸣！』使左右吟之，曰：『使丝声若是，岂不乐哉！』夫是谓以悲为乐者也。诚以悲为乐，则天下何乐之有？天下无乐，而有阴阳调和，灾害不生，亦已难矣。乐者，使人精神平和，衰气不入，天地交泰，远物来集，故谓之乐也。今则流涕感动，嘘唏伤气，寒暑不适，庶物不遂，虽出丝竹，宜谓之哀，奈何俛仰叹息以此称乐乎！昔季流子向风而鼓琴，听之者泣下沾襟，弟子曰：『善哉鼓琴！亦已妙矣。』季流子曰：『乐谓之善，哀谓之伤；吾为哀伤，非为善乐也。』以此言之，丝竹不必为乐，歌咏不必为善也，故墨子之非乐也。悲夫！以哀为乐者，胡疵玄耽哀不变，故愿为黔首；李斯随哀不返，故思逐狡兔；呜呼！君子可不鉴之哉！」○本集。又略见《续汉五行志》注。《艺文类聚》四十，又四十四。《初学记》十五。《御览》三百九十二、五百七十七、五百七十九。

琵琶箏笛，闲促而声高；琴瑟之体，闲辽而声埤。○《文选嵇康琴赋》注。

（故歌以叙志，舞以宣情，然后文之以采章，昭之以风雅，播之以八音，感之以太和）。○《北堂书钞》卷一百五。

大人先生传

大人先生盖老人也。不知姓字。陈天地之始，言神农、黄帝之事，昭然也。莫知其生年之数。尝居苏门之山，故世咸谓之闲。养性延寿，与自然齐光，其视尧舜之所事若手中耳。以万里为一步，以千岁为一朝，行不赴而居不处，求乎大道而无所寓。先生以应变顺和，天地为家，运去势隳，魁然独存，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，故默探道德，不与世同之。自好者非之、无识者怪之，不知其变化神微也；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务也。先生以为中区之在天下、曾不若蝇蚊之着帷，故终不以为事，而极意乎异方奇域，游览观乐，非世所见，徘徊无所终极。遗其书于苏门之山而去，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。

或遗大人先生书曰：「天下之贵，莫贵于君子：服有常色，貌有常则，言有常度，行有例程；立则磬折，拱若抱鼓，动静有节，趋步商羽，进退周旋，咸有规矩。心若怀冰，战战栗栗，束身修行，日慎一日，择地而行，唯恐遗失，诵周孔之遗训，叹唐虞之道德，唯法是修，唯礼是克，手执珪璧，足履绳墨，行欲为目前检，言欲为无穷则；少称乡闾，长闻邦国，上欲图三公，下不失九州牧，故挟金玉，垂文组，享尊位，取茅土，扬声名于后世，齐功德于往古；奉事君王，牧养百姓，退营私家，育长妻子，卜吉〔而〕宅，虑乃亿祉，远祸近福，永坚固己：此诚士君子之高致，古今不易之美行也。今先生乃被发而居巨海之中，与若君子者远，吾恐世之叹先生而非之也。行为世所笑，身无由自达，则可谓耻辱矣。身处困苦之地，而行为世俗之所笑，吾为先生不取也。」

于是大人先生乃逌然而叹，假云霓而应之曰：「若之云尚何通哉！夫大人者，乃与造物同体，天地生，逍遥浮世，与道俱成，变化散聚，不常其形。天地制域于内。而浮明开达于外，天地之永固，非世俗之所及也。吾将为汝言之：往者，天尝在下，地尝在上，反复颠倒，未之安固，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？天因地动，山陷川起，云散震坏，六合失理，汝又焉得择地而行，趋步商羽？往者群气争存，万物死虑，支体不从，身为泥土，根拔枝殊，咸失其所，汝又焉得束身修行，磬折抱鼓？李牧功而身死，伯宗忠而世绝，进求利以丧身，营爵赏而家灭，汝又焉得挟金玉万亿，祇奉君上而全妻子乎？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之中乎，〔逃乎〕深缝、匿乎坏絮，自以为吉宅也。行不敢离缝际，动不敢出裈裆，自以为得绳墨也。饥则嚙人，自以为无穷食也。然炎斤火流，焦邑灭都，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。汝君子之处区之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？悲夫！而乃自以为远祸近福，坚无穷也；亦观夫阳鸟游于尘外而鷓鹒戏于蓬苳，小大固不相及，汝又何以为若君子闻于余乎？且近者夏丧于商，周播之刘，耿薄为墟，丰镐成丘，至人来一顾而世代相酬，厥居未定，他人也有，汝

之茅土，将谁与久？是以（主）〔至〕人不处而居，不修而治，日月为正，阴阳为期。岂希情乎世，系累于一时。来东云，驾西风，与阴守雌，据阳为雄，志得欲从，物莫之穷，又何不能自达而畏夫世笑哉！」

「昔者天地开辟，万物生；大者恬其性，细者静其形；阴藏其气，阳发其精；害无所避，利无所争；放之不失，收之不盈。亡不为夭，存不为寿；福无所得，祸无所咎；各从其命，以度相守。明者不以智胜，闇者不以愚败；弱者不以迫畏，强者不以力尽。盖无君而庶物定，无臣而万事理，保身修性，不违其纪；惟兹若然，故能长久。今汝造音以乱声，作色以诡形；外易其貌，内隐其情，怀欲以求多，诈伪以要名；君立而虐兴，臣设而贼生，坐制礼法，束缚下民，欺愚诳拙，藏智自神，强者睽睨而凌暴，弱者憔悴而事人，假廉以成贪，内险而外仁，罪至不悔过，幸遇则自矜，驰此以奏除，故循滞而不振。」

「夫无贵则贱者不怨，无富则贫者不争，各足于身而无所求也。恩泽无所归，则死败无所仇；奇声不作则耳不易听，淫色不显则目不改视，耳目不相易改则无以乱其神矣；此先世之所至止也。今汝尊贤以相高，竞能以相尚，争势以相君，宠贵以相加，驱天下以趣之，此所以上下相残也。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，此非所以养百姓也。于是惧民之知其然。故重赏以喜之，严刑以威之；财匮而赏不供，刑尽而罚不行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散之祸。此非汝君子之为乎？汝君子之礼法，诚天下残贼、乱危、死亡之术耳；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，不亦过乎！今吾乃飘飘于天地之外，与造化为友，朝飧汤谷，夕饮西海，将变化迁易，与道周始，此之于万物岂不厚哉？故不通于自然者不足以言道，闇于昭昭者不足与达明；子之谓也。」

先生既申若言，天下之喜奇者异之，忤者高之。其不知其体，不见其情，猜耳其道，虚伪之名，莫识其真，弗达其情，虽异而高之，与向之非怪者，蔑如也。至人者，不知乃贵，不见乃神，神贵之道存乎内，而万物运于外矣；故天下终而不知其用也。迺乎有宗扶（淫）〔摇〕之野有隐士焉见之而喜，自以为均志同行也，曰：「善哉！吾得之见而舒愤也。上古质朴淳厚之道已废，而末枝遗华兴。豺虎贪虐，群物无辜，以害为利，殒性亡躯，吾不忍见也，故去而处兹。人不可与为俦，不若与木石为邻。安期逃乎蓬山，角李潜乎丹水，鲍焦立以枯槁，莱维去而遁死；亦由兹夫！吾将抗志显高，遂终于斯，禽生而兽死，埋形而遗骨，不复反余之生乎！夫志均者相求，好合者齐，与夫子同之。」于是先生乃舒虹霓以蕃尘，倾雪盖以蔽明，倚瑶厢而徘徊，总众辔而安行，顾而谓之曰：「太初真人，惟天之根，专气一志，万物以存，退不见后，进不先，发西北而造制，启东南以为门，微道而以德久娱乐，跨天地而处尊。夫然成吾体也，是以不避物而处，所则宁；不以物为累，所迺则成；徜徉足

以舒其意，浮腾足以逞其情。故至人无宅，天地为客；至人无主，天地为所；至人无事，天地为故；无是非之别，无善恶之异，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也。若夫恶彼而好我，自是而非人，忿激以争求，贵志而贱身，伊禽生而兽死，尚何显而获荣，悲夫！子之用心也！薄安利以忘生，要求名以丧体，诚与彼其无诡，何枯槁而遁死。子之所好何足言哉？吾将去子矣。」乃扬眉而荡目，振袖而抚裳，令缓辔而纵策，遂风起而云翔。彼人者瞻之而垂泣，自痛其志，衣莫木之皮，伏于岩石之下，惧不终夕而死。

先生过神宫而息，漱吴泉而行，回乎迺而游览焉。见薪于阜者，叹曰：「汝将焉以是终乎哉？」薪者曰：「是终我乎，不以是终我乎，且圣人无怀，何其哀？夫盛衰变化，常不于兹，藏器于身，伏以俟时。孙刖足以擒庞，睚折肋而乃休，百里困而相羸，牙既老而弼周，既颠倒而更来兮，固先穷而后收。秦破六国，并兼其地，夷灭诸侯，南面称帝，媵盛色，崇靡丽，凿南山以为阙，表东海以为门，门万室而不绝，图无穷而永存，美宫室而盛帷，击钟鼓而扬其章，广苑囿而深池沼，兴渭北而建咸阳，木曾未及成林，而荆棘已藪乎阿房。时代存而迭处，故先得而后亡，山东之徙虏遂起而王天下。由此视之，穷达讵可知邪？且圣人以道德为心，不以富贵为志，以无为用，不以人物为事，尊显不加重，贫贱不自轻，失不自以为辱，得不自以为荣。木根挺而枝远，叶繁茂而华零，无穷之死犹一朝之生，身之多少，又何足营！」因叹而歌曰：「日没不周西，月出丹渊中，阳精蔽不见，阴光代为雄，亭亭在须臾，厌厌将复东。离合云雾兮，往来如飘风。富贵俛仰闲，贫贱何必终。留侯起亡虏，威武赫夷荒；召平封东陵，一旦为布衣，枝叶托根柢，死生同盛衰；得志从命升，失势与时隳。寒暑代征迈，变化更相推；祸福无常主，何忧身无归？推兹由斯（理），负薪又何哀！」先生闻之，笑曰：「虽不及大，庶免小矣。」乃歌曰：「天地解兮六合开，星辰贯兮日月隳，我腾而上将何怀！衣弗裘而服美，佩弗饰而自章，上下徘徊兮谁识吾常。遂去而遐浮，肆云鬻，兴气盖，徜徉回翔兮溱澆之外。建长星以为旗兮，击雷霆之，开不周而出车兮，（出）（步）九野之夷泰。坐中州而一顾兮，望崇山而回迈，端余节而飞旃兮，纵心虑乎荒裔。择前者而弗修兮，驰蒙闲而远遁，弃世务之众为兮，何细事之足赖。虚形体而轻举兮，精微妙而神丰。命夷羿使宽日兮，召忻来使缓风。攀扶桑之长枝兮，登扶摇之隆崇。跃潜飘之冥昧兮，洗光曜之昭明。遗衣裳而弗服兮，服云气而遂行。朝造驾乎汤谷兮，夕息马乎长泉，时崦嵫而易气兮，辉若华以照冥。左朱阳以举麾兮，右玄阴以建旗，变容饰而改度，遂腾窃以修征。阴阳更而代迈，四时奔而相遁。惟仙化之倏兮，心不乐乎久留。惊风奋而遗乐兮，虽云起而忘忧。忽电消而神遁兮，历寥廓而遐遁。佩日月以舒光兮，登徜徉

而上浮。压前进于彼道兮，将步足乎虚州。扫紫宫而陈席兮，坐帝室而忽会酬，萃众音而奏乐兮，声惊渺而悠悠，五帝舞而再属兮，六神歌而代周。乐啾啾肃肃，洞心达神，超遥茫茫，心往而忘反，虑大而志矜。局大人微而弗复兮，扬云气而上陈，召大幽之玉女兮，接上王之美人，体云气之道（鸭）〔畅〕兮，服太清之淑真，合欢情而微授兮，先艳溢其若神，华姿烨以俱发兮，采色焕其振，倾玄髦而垂鬓兮，曜红颜而自新。时暖而将逝兮，风飘飘而振衣。云气解而雾离兮，霭奔散而永归。心恹恹而遥思兮，眇回目而弗晞。扬清风以为旗兮，翼旋軫而反衍。腾炎阳而出强兮，命祝融而使遣。驱玄冥以摄竖兮，蓐收秉而先戈，勾芒奉毂，浮惊朝霞。寥廓茫茫而靡都兮，邈无俦而独立。倚瑶厢而一顾兮，哀下土之憔悴。分是非以为行兮，又何足与比类。霓旌飘兮云旗霭，乐游兮出天外。」

大人先生被发飞鬣，衣方离之衣，绕绂阳之带，含奇芝，嚼甘华，浮雾，飡霄霞，兴朝云，扬春风，奋乎太极之东，游乎昆仑之西，遗辔隕策，流盼乎唐虞之都，惘然而思，怅尔若忘，慨然而叹，曰：「呜呼！时不若岁，岁不若天，天不若道，道不若神。神者，自然之根也。彼句句者自以为贵夫世矣；而恶知夫世之贱乎兹哉！故与世争贵，贵不足尊；与世争富，富不足先。必超世而绝群，遗俗而独往，登乎太始之前，览乎忽漠之初，虑周流于无外，志浩荡而遂舒，飘飘于四运，翻翱翔乎八隅。欲从肆而彷彿，浣澹而靡拘、细行不足以为毁，圣贤不足以为誉，变化移易，与神明扶。廓无外以为宅，周宇宙以为庐，强八维而处安，据制物以永居：夫如是则可谓富贵矣。是故不与尧舜齐德，不与汤武功；王许不足以为匹，阳丘岂能与比纵，天地且不能越其寿，广成子曾何足与容。激八风以扬声，蹶元吉之高踪；被九天以开除兮，来云气以驭飞龙，专上下以制统兮，殊古今而靡同；夫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！故提齐而蹶楚，挈赵而蹈秦，不满一朝而天下无人，东西南北莫之与邻。悲夫！子之修饰，以余观之，将焉存乎？」

于兹先生乃去之纷泱，莽轨沕洋，流衍溢历，度重渊，跨青天，顾而道览焉。则有逍遥以永年，无存忽合，散而下臻，〔霍〕分离荡，澹澹洋洋，飙涌云浮，达于摇光，直驰骛乎太初之中，而休息乎无为之宫。太初何如？无后无先，莫究其极，谁识其根。邈渺绵绵，乃反复乎大道之所存，莫其究，谁晓其根。辟九灵而求索，曾何足以自隆。登其万天而通观，浴大始之和风。漂逍遥以远道，遵大路之无穷。遗太乙而弗使，陵天地而径行。超鸿蒙而远，左荡莽而无涯，右幽悠而无方，上遥听而无声，下修视而无章，施无有而宅神，永太清乎敖翔。

崔巍高山勃玄云，朔风横厉白云纷，积冰若陵寒伤人。阴阳失位日月隕

，地坼石裂林木摧，大冷阳凝寒伤怀。阳和微弱隆阴竭，海冻不流绵絮折，呼不通寒伤裂。气并代动变如神，寒倡热随害伤人，熙与真人怀大清。精神专一用意平，寒暑勿伤莫不惊，忧患靡由素气宁。浮雾凌天恣所经，往来微妙路无倾，好乐非世又何争，人且皆死我独生。

真人游，驾八龙，曜日月，载云旗，徘徊道，乐所之。真人游，太阶夷，□原辟，天门开，雨蒙蒙，风，登黄山，出栖迟，江河清，洛无埃。云气消，真人来。真人来，惟乐哉！时世易，好乐隳，真人去，与天回。反未央，延年寿，（□）独敖世，望我，何时反。漫漫，路日远。

先生从此去矣，天下莫知其所终极，盖陵天地而与浮明遨游无始终，自然之至真也。鹄不踰济，洛不渡汶，世之常人，亦由此矣。曾不通区域，又况四海之表，天地之外哉。若先生者，以天地为卵耳。如小物细人欲论其长短，议其是非，岂不哀也哉！

（抔）〔搏〕赤猿帖

仆不想欵尔梦（抔）〔搏〕赤猿，其力甚于貔虎，良久反复。余乃观天，背地，穷，亦当不爽。但仆之不达，安得不忧。吉乎？执我。凶乎？详告。三月，阮籍白繇君。○李怀琳《七贤帖》。

孔子诛

养徒三千，升堂七十。潜神演思，因史作书。考混元于无形，本造化于太初。○《御览》一。

吊某公文

沈渐荼酷，仁义同违。如何不吊，玉碎冰摧。

阮籍集

附录

阮籍四言诗十首

阳精炎赫，卉木萧森。谷风扇暑，密云重阴。激电震光，迅雷遗音。零雨降集，飘溢北林。泛泛轻舟，载浮载沉。感往悼来，怀古伤今。生年有命，时过虑深。何用写思，啸歌长吟。谁能秉志，如玉如金。处哀不伤，在乐不淫。恭承明训，以慰我心。

立象昭回，阴阳攸经。秋风夙厉，白露宵零。修林雕殒，茂草收荣。良时忽迈，朝日西倾。有始有终，谁能久盈。太微开涂，三辰垂精。峨峨群龙，跃奋紫庭。鳞分委瘁，时高路清。爰潜爰默，韬影隐形。愿保今日，永符修龄。

玗衡运速，四节佚宣。冬日凄悽，玄云蔽天。素冰弥泽，白雪依山。

□□逝往，譬（波）〔彼〕流川。人谁不没，贵使名全。大道夷敞，蹊径争先。玄黄尘垢，红紫光鲜。嗟我孔父，圣懿通玄。非义之荣，忽若尘烟。虽无灵

德，愿潜于渊。

朝云四集，日夕布散。素景垂光，明星有烂。肃肃翔鸾，雍雍鸣雁。今我不乐，岁月其晏。姜叟毗周，子房翼汉。应期佐命，庸勋静乱。身用功显，德以名赞。世无曩事，器非时干。委命有口，承天无怨。嗟尔君子，胡为永叹。

日月隆光，克鉴天聪。三后临朝，三八登庸。升我俊髦，黜彼顽凶。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。仁风广被，玄化潜通。幸遭盛明，此时雍。栖迟衡门，唯志所从。出处殊涂，俯仰异容。瞻叹古烈。思迈高踪。嘉此箕山，忽彼虞龙。

登高望远，周览八隅。山川悠邈，长路乖殊。感彼墨子，怀此杨朱。抱影鹄立，企首踟蹰。仰瞻翔鸟，俯视游鱼。丹林云霏，绿叶风舒。造化繄缦，万物纷敷。大则不足，约则有余。何用养志，守以冲虚。犹愿异世，万载同符。

微微我徒，秩秩大猷。研精典素，思心淹留。乃命仆夫，兴言出游。浩浩洪川，泛泛杨舟。仰瞻景曜，俯视波流。日月东迁，景曜西幽。寒往暑来，四节代周。繁华茂春，密叶殒秋。盛年衰迈，忽焉若浮，逍遥逸豫，与世无尤。

我徂北林，游彼河滨。仰攀瑶干，俯视素纶。隐凤栖翼，潜龙跃鳞。幽光韬影，体化应神。君子迈德，处约思纯。货殖招讥，箪瓢称仁。夷叔采薇，清高远震。齐景千驷，为此埃尘。嗟尔后进，茂兹人伦。莘门圭窦，谓之道真。

华容艳色，旷世特彰。妖冶殊丽，婉若清扬。鬢发娥眉，绵邈流光。藻采绮靡，从风遗芳。回首悟精，魂射飞扬。君子克己，心絜冰霜。泯泯乱昏，在昔二王。瑶台璇室，长夜金梁。殷氏放夏，周翦纣商。于戏后昆，可为悲伤。

晨风扫尘，朝雨洒路。飞驷龙腾，哀鸣外顾。揽辔按策，进退有度。乐往哀来，怅然心悟。念彼恭人，眷眷怀顾。日月运往，岁聿云暮。嗟余幼人，既顽且固。岂不志远，才难企慕。命非金石，身轻朝露。焉知松乔，颐神太素。逍遥区外，登我年祚。

《艺文类聚》卷二十六引阮籍四言咏怀诗

天地熅，元精代序。清阳曜灵，和气容与。于赫帝朝，伊衡作辅。才非允文，器非经武，适彼沅湘，托介渔父，优哉！游哉！爰居爰处。

月明星稀，天高气寒。啸歌伤怀，独寤寐言。临觞抚膺，对食忘餐。世无萱草，令我哀叹！

《太平御览》卷一引阮籍诗

焉得乔松，颐神太素，逍遥区外，登我年祚。